



讓五花肉入味。然後將腌制的五花肉放入陶瓷罐里，淋上一勺白酒，壓上一大塊鵝卵石，放在陰涼處。

第二天，關穿石把罐里腌制出來的水份倒掉，將剩餘的粗鹽和花椒抹在肉上，再淋上一勺白酒，重新壓上鵝卵石，繼續腌制。隔了兩天，他從陶瓷罐里取出五花肉，吊在風口處陰乾。幾天後，他看到肉質已經發硬，這才取下。

關穿石把五花肉放在案板上，興奮得搓著雙手說：“看看，這是我做的鹹肉。完全自力更生。”

妻子搵搵鹹肉，又翻來復去的看。關穿石說：“別看啦，切一塊下來，今晚吃吃看。”妻子剝了一塊鹹肉，清洗乾淨，切成片狀，又在大碗底鋪好姜蔥，然後一層一層將鹹肉疊好，灑上黃酒，端進蒸鍋里。蒸熟後，一片片鹹肉飽滿油亮，妻子抓起筷子嘗了一小塊，說：“好吃，鹹淡正好。”關穿石從妻子手上抓過筷子，夾起一塊鹹肉塞進嘴里，嚼了幾口便嚥下去，說：“淡了，鹽沒有進去。”

關穿石對著案板上的鹹肉琢磨一陣，然後到對面小賣部買了一包粗鹽回來，他用菜刀在鹹肉各個部位劃開一條一條刀痕，然後把粗鹽狠狠地搓進肉里，再把鹹肉放進陶瓷罐里，按緊了，壓上鵝卵石。過了兩天，取出鹹肉晾乾。然後再剝一半鹹肉，切片蒸熟了。妻子夾起一塊一嘗，眉頭就緊皺起來，吐著舌頭：“咸死我了。”關穿石夾起一片鹹肉，送進嘴里，嚼了幾口，說：“好得很！好得很！這才有勁！”

從此，關穿石再也不缺鹹肉吃了，他自己腌制鹹肉，一邊腌制一邊琢磨，怎么把鹹肉腌得又好看又好吃，他經常像在廠里搞技術革新一樣，不斷琢磨，反復嘗試。原來他用刀割開肉痕，讓肉吸收鹽分，現在他改為用鋼錐子，密集地紮進肉里，這樣更容易使鹽水滲透到鹹肉里。原來他只把鹹肉掛在背陽處陰乾，現在他乾脆掛在陽光里，曬個兩天，他覺得鹹肉在太陽曝曬下容易出油，更容易吸收鹽分。總之，關穿石腌制鹹肉還真有一套，他心里暗自得意。廠里有來人討教腌制鹹肉的方法，他哪里肯說，隨便胡弄幾句就把人打發走了。

這天，關穿石下班回來，兒子寶石就拽住他的衣角往房間里拖，然後遞給他一張作業紙，說：“爸，你幫我看看。”

關穿石抓過作業紙，看了一陣，大喝一聲：“混蛋！你怎么也寫這種東西呢？什么不好好學，學、學、學這……”

兒子說：“班里那個林衛革要和我爭紅小兵排長，我爭不過他，我就不能當革命接班人，所以我要打倒他。”關穿石說：“你告他什么？”兒子說：“我不知道，所以來問你。”關穿石再看一遍兒子寫的信，覺得怎么這麼眼熟：“你這信，



誰幫你寫的？”兒子從口袋里摸出一張皺巴巴的紙：“照你的信抄的。”關穿石扯過來一看，是自己寫的匿名信底稿：“你哪里弄來的？”兒子說：“在你桌子底下撿的。”關穿石拍了兒子一下頭，把底稿撕碎了，扔垃圾桶里。兒子叫起來：“哎，我還沒有抄完。”關穿石坐下來，對兒子說：“把筆給我。你說，要告他什么？”兒子抬頭想了想，說：“林衛革是個大流氓，有一次，他乘學校沒人，跑進女廁所，看女孩子小便的地方。千真萬確，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。”

關穿石把這件事寫在信上，後面自己又加了一段：“沒想到，廁所里有一個女孩子，嚇得驚叫起來，林衛革威脅她說，不能叫，不能跟老師報告，否則，叫她沒有好下場。”

這封匿名信寄出去後，林衛革自然沒有當上排長，兒子也沒能當上排長，只當了副排長。排長被一位女同學當上了。兒子回到家里，捏

緊小拳頭，對爸爸媽媽說：“我要找機會打倒她。”

五

這天，關穿石得知自己後勤科副科長職務沒能批下來，他就認定是局勞工科黃福來科長從中作梗，壞了他的前程。

關穿石心里暗暗下定決心，要把黃福來拉下馬。他心里清楚，黃福來身居勞工科科長，和曾局長關係極好，都在傳說他會提拔當副局長。要拉下這匹大馬，還真不容易，甚至要冒風險。

根據多年積累下來的經驗，關穿石並沒有輕舉妄動。他依舊如常，看見黃科長，還是滿臉堆笑，還是殷勤問好。他辦公室正好和黃科長辦公室對門，他仔細觀察黃科長的一舉一動。一有黃科長說話的聲音，他就伸長耳朵，認真聽著，經常悄悄記下黃科長說的一些話。

有一天，關穿石在值班室值班，就聽到黃科長在隔壁收發室接電話，收發室和值班室只隔一層木板，說話的聲音可以聽得一清二楚。黃科長說著說著突然小聲起來。關穿石馬上豎起耳朵聽著。黃科長聲音小得聽不清說什么，只幾次隱隱約約聽到曾局長幾個字。關穿石突然靈機一動，想了想，一拍桌子，說了一句：“有了！”

下班回到家，關穿石飯也不吃，把自己關在里屋，鋪開白紙，抓起筆便寫：

曾局長，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，但是請你相信我，我冒著危險給你寫信，完全是為你打抱不平。

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你對黃福來同志这么好，聽說還要提拔他當副局長。可是他卻陽奉陰為，當面一套，背後又是一套，他對別人說你的壞話，說你什么年紀大了，老糊塗了，早就應該離休了。說你佔著茅坑不拉屎。說你只會抓革命，不懂抓生產。還說你不理解中央發佈的改革開放新理論等等。我實在想不到黃福來同志竟是這樣忘恩負義的人！曾局長，你心里面清楚就可以了，你要警惕身邊這種赫魯曉夫式的人物！

普通一兵

關穿石寫完後，異常興奮，在房間來回走著。這時，朱迎霞正好進來，他一把拖住妻子：“來來，你幫我抄一遍。”妻子問：“又要抄什么東西啊？”關穿石說：“一封揭發信。”妻子接過信一看：“黃福來不是你們勞工科科長嗎？你這樣誣告他不是找死啊？”關穿石說：“所以啊，我要叫你抄啊！我的字迹他們都認識。”妻子說：“我不抄，我不讓你去冒這個險。”關穿石昂頭嘆了一口氣，坐在椅子上，用食指敲敲桌面：“我本來可以提副科長，全壞在姓黃的手上。我不把他拉下來，我上得去嗎？”妻子問：“你怎么就認定是他干的呢？”關穿石指指腦門說：“全在這里，憑我的腦袋瓜，一點都錯不了。”妻子盯著丈夫一陣，說：“好吧。”

第二天，關穿石把妻子抄好的信塞進信封里，用稀飯粒封好信封口，貼上4分郵票，用干毛巾擦擦信封兩面，以免留下指紋。然後把信交給給妻子：“你拐到城東，找一個郵箱扔進去。”妻子問：“干嘛跑到城東去呢？”關穿石說：“郵戳上會有城東郵局字樣，讓他們搞不懂是誰寄的。我們局里老趙老賈錢春苗，還有小廖他們都住在城東，讓曾局長去懷疑他們寫的吧！”妻子一把搶過信，說：“你也夠缺德的！”關穿石雙掌一拍：“看好戲吧！”

可是，一個月都過去了，好戲還沒有開場。不僅沒有開場，悲劇倒出現了。周一上班，黃福來帶著局下屬輕工製品廠辦公室副主任苗紅英來到後勤科，向全科人宣佈，苗紅英擔任局後勤科副科長。關穿石頓時覺得被人當眾抽了兩巴掌。

下班回到家，關穿石叫妻子蒸一碗鹹肉，連肉帶湯全部吃光，還壓不住心頭怒火。他紅著眼對妻子說：“苗紅英是我們局下面一個小廠，科級單位，什么辦公室副主任，一下子提到局後勤科當副科長，這他媽的甚至是、甚至是操他媽的！苗紅英肯定是黃福來的姘頭！”妻子說：“你在外邊可不能亂講啊！”關穿石說：“我亂講啊？這不是明擺着的嗎？苗紅英算什么？連個副

股級都算不上，我這個輕工局後勤科的總務，起碼也是一個正股級啊！”妻子說：“你可以去找局長說說嘛。”關穿石說：“說什么啊？這種話說得出口嗎？”

關穿石這幾天一直在打聽苗紅英的丈夫是誰，在哪个單位工作，是干什么的，終於他打聽到了，她丈夫叫吳衛彪，在市體校當教練。

關穿石知道後連夜寫一封信，寄給吳衛彪：你認識黃福來嗎？這個人對你妻子有企圖，經常摸摸這里，摸摸那里。你心里要警惕，要採取行動防備他。否則你就要戴綠帽子！

信寄出去幾天，這天剛上班不久，就見一個身穿運動服的壯年男子，沖進勞工科辦公室，對著黃福來破口大罵，罵聲驚動了局機關。就見苗紅英沖進勞工科，拼命的擋住男子，把他往外面推：“你死回去！你發神經病啦？”男子推開苗紅英，沖著黃福來喊道：“姓黃的！你敢動我老婆一根毫毛！我就揍死你！”黃福來站起來，挺著胸脯說：“你揍啊！你揍啊！你膽敢動我一根毫毛！我就要對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！”男子說：“好啊！那我就先專你的政！”說完，他沖到黃福來面前，當胸就是一拳。黃福來後退兩步，捂著胸口說：“大家看到啦！他打人啦！他打人啦！你再打我一下試試？我就要對你實行……”話未落音，當胸又遭一拳。黃福來退到牆壁，捂著胸口，叫道：“大家看到啦！他又打我第二拳啦！你再打我一拳試試？你再打我一拳試試！我叫我……”男子沖上去拔拳欲打，卻見黃福來一個躲閃，飛起一腳，正正踢在男子肚子上。男子一把抱住黃福來，兩人滾在一起扭打一團。苗紅英哭喊著，死命拉開兩人。

這時候，聽到一聲大喝：“住手！”只見曾局長急步跑出來：“小朱呢？保衛科的人呢？文武部有沒有人？簡直造反了！”

關穿石衝出辦公室，跑到兩人跟前，拉開男子，把他推到會議室。

曾局長說：“小關，你做得好！關鍵時刻，就要衝在前！”

六

兩個月後，黃福來被調到輕工製品廠當廠長。這種平調顯然斷了他的局長之路。離開時，他到各個辦公室告別。碰到關穿石時，他說：“小關，上次事情，謝謝你啊！”關穿石依依不捨，緊握著黃福來的手，說：“黃科長，經常回來啊！經常回來看看我們啊！”

下班回到家，關穿石倒了一小杯白酒，看了看妻子，昂頭一口乾盡：“報仇雪恨。吃飯。”

半個月後的一天，局組干科通知關穿石，調他到輕工製品廠當後勤科科長。他一聽鼻子都氣歪了，自己是市輕工局後勤科的總務，堂堂正股級幹部，到一個科級工廠擔任股級科長，看似提了當科長，實際上還是一個股級幹部，明擺著是明升暗降。可大家看到他，都跑過來握手祝賀。他只能報以苦笑。

這天，關穿石在走廊上碰到曾局長。曾局長叫關穿石到他辦公室坐坐。關穿石心里直打鼓，跟著曾局長來到他的辦公室。

“坐坐坐，坐嘛。”曾局長泡了一杯茶，端給關穿石：“小關啊，馬上要下廠了吧？輕工製品廠是一個小廠，而且又遠在郊區，各方麵條件是艱苦的。但是，這個廠有發展前途，你到那里要做好後勤工作，配合好黃廠長，這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對你一個很好的鍛煉。”

曾局長抓起桌子上一封信，豎起信封，在桌子上輕輕敲了幾下。關穿石一看，竟是自己寫給曾局長的匿名信，他心里發慌，不停地喝茶。

曾局長盯了關穿石一陣，說：“你聰明……也有基層工作經驗，我相信你，會做好輕工製品廠的後勤工作。”

關穿石從曾局長辦公室出來，驚出一身冷汗。他腦子老在想曾局長說的一句話“你聰明……你聰明……你聰明……”

關穿石知道了，這曾局長心里什么都清楚，但他什么都不說，只敲敲信封給你一點暗示。這下好了，自己還有什么前程呢？恐怕是永世不得翻身。關穿石心里暗想，要把曾局長拉下馬。

此後，關穿石每天要提早一個小時出門，騎車趕到輕工製品廠上班。晚上又要騎一個小時的車回來。時間一久，他也慢慢習慣了。而且，後勤科長官不大，也管倉庫、食堂、駕駛員、託兒所等等，幾十個人聽他調遣，向他點頭哈腰。

工廠地處郊區，和隔壁的生產隊關係很好，生產隊經常給工廠送些新鮮蔬菜，逢年過節還送些活雞活魚。有一次，關穿石派車幫生產隊拉了兩天的貨物，正逢生產隊殺豬，隊長送給他20斤豬肉。他裝在麻袋里，捆在自行車後架上，騎回家去了。路過小賣部，他又買了一大包粗鹽和花椒。

回到家，關穿石把豬肉剝成條狀，一條一條擦乾淨，用刀把肉劃出一道道深痕，然後炒熟粗鹽和花椒，灑在條肉上，狠狠地搓著，最後將條肉腌進一個大缸里。腌了兩天，又翻了一遍，再腌了兩天。

這天，正好是個大太陽天，關穿石把腌肉全部取出來，將細麻繩系住腌肉，用衣叉掛在走廊外的鐵鈎上。靠里面的已經掛滿，他就往外面的鐵鈎上掛，突然，他掛了一個空，身體一斜，竟從二樓陽臺上摔到樓下的草地上。樓里一片驚叫聲。朱迎霞哭喊著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家快來啊！”

幾個鄰居跑過來，慢慢扶起關穿石，只見他散了架似的，動都不能動。這時夏煉鋼抱來一個竹床，大家把關穿石平抬到竹床上，抬著就往醫院里送。



這時，就見草地上有一灘白花花的鹽印，非常神奇。

一個月後，關穿石出院了，整個身子斜了，頭垂著，不能正常說話，一說話直流水，也不能站著走路，要扶著椅子，一步一步挪著走。每天，就見他斜著身子，趴在桌子上，流著口水，寫，寫，寫……

草于2019年3月，改于2020年2月

冰凌，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，1956年生於上海，1994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座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出版著作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。

